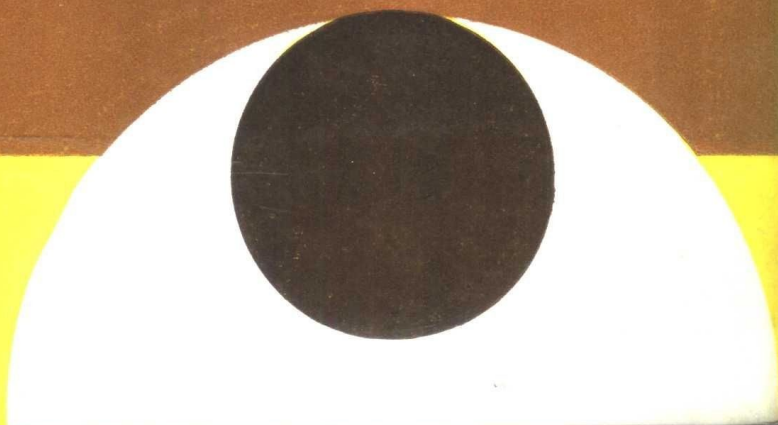


教育科学导论

[法] G·米亚拉雷 等著 思穗 马兰 译

东西方教育丛书

教育科学出版社



东西方教育丛书

教育科学导论

〔法〕G·米亚拉雷 等著
思 德 马 兰 译

教育科学出版社

1991年 北京

责任编辑：许佩云

封面设计：张玉梅

东西方教育丛书

教育科学导论

〔法〕G·米亚拉雷 等著 思 穗 马 兰 译

教育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北京·北太平庄·北三环中路46号）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顺义燕华印刷厂印装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印张：4.25 字数：95,400

1991年9月第1版 1991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001—7,000册

ISBN 7-5041-0608-9/G·570 定价：2.00元

序 言

国际教育局（IBE）是对教育政策和教育问题进行比较研究的中心，也是提供有关这些领域信息的中心。国际教育局出版的《教育科学丛书》，是尽其可能就世界范围内当前的教育发展问题向读者提供的系列基本参考书。

《教育科学丛书》已出版了若干本。专家委员会每年召开一次会议，就有关这套丛书的出版问题向国际教育局提出建议。该委员会认为，为使人们了解“教育科学”的涵义，应当编撰一本概述教育科学概念框架的书。法国著名作家加斯顿·米亚拉雷（Gaston Mialaret）教授承诺担任本书的主要执笔人。专家委员会曾两次讨论本书的初稿，呈现在读者眼前的这本书就是该过程的结果。

世界各国的教育工作者对“教育科学”这一概念的涵义尚无一致的看法。正如米亚拉雷教授指出的，虽然“教育科学”这一术语多年前就已出现，但它成为学术性专门用语只是近年来的事，而且这种情况也仅限于有些国家而已。欧洲国家比北美国家更普遍地使用这一术语；讲法语的发展中国家已出现使用这一术语的倾向，而讲英语的发展中国家则无此情况。

那些一般不使用这一术语的教育工作者认为，教育是一

种职业，不是一门科学；教育充其量是一门技术，是一种试图尽可能运用科学研究方法的应用艺术；从这种意义上说，在考察教育现象过程中，可以（而且应当）运用各种各样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但教育本身不是一门科学，不是一系列科学。

本书无意解决这种概念上的争论，但我们想根据欧洲人的观点，描述研究教育问题时教育学学者认为是关键要素的内容。

正如任何一项试图概述一个广阔领域的研究一样，本书不打算在所涉及的范围上求多求全。虽然我们对非法语国家的情况述及不多，但对以心理学为基础的教学和学习问题的研究，还是作了相对完整的论述。对有关讲英语国家的心理学家，如R·M·加涅（Robert M. Gagné）、R·格拉泽（Robert Glaser）和L·J·克龙巴赫（Lee J. Cronbach）等人的原著，以及行为主义的较新发展趋势（斯金纳 Skinner 以后）都未一一介绍。

本书除了介绍心理学在教育研究中的应用以外，还述及了社会科学的运用情况，但对此均未作详尽无遗的论述。书中仅以简短的一节（由一位特约作者撰写）讨论如何运用经济学去考察教育生产力问题，但没有进一步用经济学去考察教育系统内部的效率。一位特约作者根据如何比较国家与国家之间教育系统的传统观点来论述比较教育。因此，本书未能充分探讨比较国际教育和比较发展教育的最新趋势。这种趋势更多地考虑国家内部的动态变化，而不是国家之间的静态比较。

本书涉及教育问题研究中运用社会学和人类学方法这一广阔领域的那几节，仅作了使人产生好奇心的介绍。对当代

影响教育质量有关问题的一些重大争论（如科尔曼 J. C. Coleman 和詹克斯 Christopher Jencks 的著作所引起的）未作论述。对人类学问题也只从人种志角度作论述。

总之，本书的出版为有关什么是教育科学领域这一持久的争论提出一己之见。这是一个启发人们思考的评述，我们希望本书能推动世界各地的教育工作者深入研究本系列丛书的其他专著，它们对本书所涉及的某个教育领域或几个领域作了较深刻而详实的论述。

国际教育局将继续扩大《教育科学丛书》的内容及作者的地区范围，我们欢迎教育领域的读者提出看法和建议。

本书表达的观点和思想纯系作者个人之见，不一定代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观点。出版丛书时人员的委派和资料的选择，并不意味着对任何国家、地区、城市或其当局的合法地位，或对这些国家和地区的边界划分有什么其他的想法。

Educational sciences

Introduction to
the educational
sciences

G. Mialaret

Prepared for the
International Bureau of Education

UNESCO

1985

目 录

导 言	(1)
第一章 “教育科学”这一术语的不确定性	(4)
第二章 “教育”一词的多种涵义	(11)
四种基本涵义	(11)
现代教育的领域	(15)
第三章 教育事实和教育情境	(21)
第四章 教育状况的决定因素	(26)
一、与学校教育有关的社会因素	(26)
教育哲学	(30)
教育史	(39)
教育社会学	(42)
教育人种学	(45)
教育人口统计学	(46)
教育经济学	(47)
教育规划	(51)
教育管理	(58)
比较教育	(66)
二、受到本地教育状况影响的因素	(77)
三、教育关系的基本要素	(79)
四、直接研究教育活动的学科	(81)
教育生理学	(81)
教育心理学	(83)
小群体社会心理学	(86)

交流科学	(87)
教学论和课程论	(88)
教育方法学和教育技术学	(94)
评价科学	(100)
第五章 教育科学的一致性和多样性	(103)
教育科学的认识论状况	(104)
教育科学的研究方法	(108)
教育科学的有关领域	(116)
结束语	(123)

导 言

要在国际水平上去描述教育科学的概况，这似乎是一种难以达到的奢望。本书虽在阐明和描述教育科学内容方面尽了最大的努力，但据此仍不可能对世界上所有国家的教育科学特色一一作分析。我们对教育科学作出的概括会与某个国家的实际情况不相符合。有的国家会发现，这种概括未能反映该国科学界所发展的教育科学；而有的国家会认为，这里所介绍的属于教育科学的一些学科，在他们国家却不归属教育科学范围。有的发展中国家重视某个特殊教育问题，使研究人员集中精力去研究，这会改变他们对教育科学的看法，那种看法会相应地普及开来。与此相比，本书的观点似乎就有差距了。这就是国际性刊物的命运。

除了这种先天性困难以外还有一点，不论是在所谓的发达国家，还是在第三世界各国中，教育科学都没有相同的历史、社会和政治渊源。历史事件和政治事件都会造成一些促进或阻挠教育研究发展的局面。有些国家革命的成功和殖民地国家取得独立，使这些国家面临着组建或重建教育体制的问题。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些国际组织，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建立，以及有关国家需要帮助，以便不必开展一场新的文化革命而跟上历史进程，结果，诸如教育规划，人口统计，以及其他一些学科得到飞速发展。在本世纪初，欧洲国

家建立了小学，加速了对所谓“落后”儿童的心理研究。在发展中国家建立教育系统后，出现了“辍学”现象，因而另一类的工作便应运而生。五十年以后，正是这种社会需要（提高就学率）对教育科学的发展仍产生着不同的影响。

各国对教育事实和教育情境开展研究的出发点及其发展水平彼此之间相差甚远，以致很难作比较。本世纪初，少数很有才华的人，例如克拉帕雷德（Claparede），就感到必须对教育问题进行科学分析，以改进教育。这样便建立了实验室，大学里也开设了全新的课程。在其他情况下，例如在许多社会主义国家中，从事基层信息分析的教育实践工作者进入教育研究所工作。与此相似，培训教师的需要，往往促进了有助于说明教育原理的一些自然科学学科的发展，美国的教育部门就是如此。在其他迫切要求解决问题的情况下（例如，发生世界性冲突时），也会发展某些特定的科学。还要提及一点的是，有些国家的政治体制就妨碍了教育科学的发展。它们认为，对教育和教育工作者来说教育科学是无用的，甚至是危险的。我们知道，尽管每个国家的生活在不断前进，国际交流在不断加强，但它们的历史、社会以及政治全部过程中所形成的教育情况是不同的，有时甚至难以作相应的比较。这对撰写适用于国际范围的书籍来说更增加了难度。

进一步说，在不同的国家里，即使科学学科的名称相同，但内容不一定相同，有时还不用相同的研究方法。本书所说的教育科学指的是，在历史、社会、经济、技术和政治背景下研究教育事实和教育情境的学科总和。就已有的学科而言，研究集中于出现这些事实和情境的条件及有关人物。学习农业入门课程的非洲成人的心理，就与在美国学习相同课程的

美国成人不同。这都意味着，至少迄今为止，我们必须接受教育科学内容不是普遍一致的这一现实，并应记住，为了分析和解决在一定社会背景下的教育问题，应用他人的成功技术和方法有时并不是最合适的。因此，必须鼓励在开展教育过程的地区附近建立科学研究中心。

最后，我们应该注意，虽然我们是根据教育现实情况选择实例的，但本书第三章有关教育情境示意图(图7)适用于图1所示各种教育形式和各年龄段。虽然人们对学龄期的研究多于对成人期的研究，但我们能够毫不犹豫地指出，将来教育研究的中心定会转向终身教育。

第一章

“教育科学”这一术语的不确定性

当国际教育局出版教育科学系列丛书时，我们可能会问，使用“教育科学丛书”这个名称是在赶时髦呢，还是在未来的教育语言里它的确是一种站得住脚的术语。

应当承认，国际教育局又一次在从事一件先驱性工作，因为，哪怕以法国为例，在1971年以前出版的任何教育词典都还没有用“教育科学”这一术语！1968年的《大百科全书》（the Encyclopaedia universalis of 1968）的词条中也没有这一术语。事实上，只在近几年来，人们才开始普遍使用“教育科学”这一术语。

说实话，这术语对许多人来说，还是含糊不清的，意义不够明确的。正如“教育”（education）和“抚育”（up-bringing）这两个词语那样，其意义曾经而且至今仍有些模糊不清。

首先，它在语法形式上就不够清楚，这一术语应写成单数还是复数形式？上世纪末，亚历山大·贝恩（Alexandre Bain）出版了《教育科学》一书。在这本书里，该术语用的是单数形式，书的内容仅仅涉及教育方法论，局限于对教学艺术的科学研究。后来，雷蒙德·拜斯（Raymond Buyse）把贝恩的教育科学概念称为“实际性教育”，与后来称为“实

验教育”的概念不同。

然而，即使1898年加里埃尔·康佩尔(Gabriel Compayre)还这样认为：“教育是唯一尚未运用科学方法的一个学科领域”，但这时教育已在逐渐发展成为一门科学了。1901年，卢西恩·塞莱里尔(Lucien Cellierier)发表了《教育科学概要》一书，该书标有醒目的副标题“教育的事实及规律”。作者阐明了他称之为教育科学的条件，目的是要把教育科学与被视为抚育孩子的一种艺术的教育和当时那含义还不甚明确的教学相区别。该书的前言和导言认为，“教育科学的目标是从教育中可观察到的、起一定作用的现象中找出规律。这类现象是从特殊的前提推理出来的。这些现象是教育目标、制约教育的三个因素——教育者、教育对象和环境的作用。”在谈到教育科学的应用时，作者又说：“在没有教育科学而陷入混乱的地方，教育科学能使那里井然有序，有透明度。它还能在一定程度上预测其他条件不变时这种或那种教育方法，这种或那种教育过程的结果”（1969）。请注意，“pedagogical science”（教育科学，教学法学）这个术语常常与“science of education”（教育的科学）是同义的。本世纪初，甚至最著名的理论家涂尔干(Durkheim)本人也对教育学(pedagogics，又可译为“教学论”——译者)的定义感到有些模糊。“教育学并不对教育体系作科学研究，它反映教育体系的情况，只是为了向教育工作者提供做好工作的指导性意见而已。教育学(pedagogics)是教育(education)的‘实践性理论’。它借用了心理学和社会学的基本概念”（1968）。

于是在纯历史和纯哲学的教育概念上出现了突破口。保罗·拉皮(Paul Lapie)也证实了这一点：“教育科学的主

要内容已经明确……它竭力运用一些精密科学的方法。过去，教育理论或是来自形而上学的假说和文艺小说，或是来自政治计划。今天，它们已是心理学和社会学规律的产物了。”我们在本章的第二部分还要讨论教育科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但现在还是先谈谈教育科学的复数形式问题。

自1906年开始，爱德华·克拉帕雷德（Edouard Claparede），这位医生后来又是心理学家，在日内瓦大学举办了教育心理讨论会。参加会议的人都是负责落后儿童班（公共教育部于1898年创办的）的女教师们。正值举行这些工作性讨论会期间，克拉帕雷德发现并阅读了卢梭（J.-J. Rousseau）的有关著作，并开始出版《儿童教育实验心理学》一书，该书曾多次再版，成为他最有名的著作（1916）。他预见到，建立一所在心理学、教育学方面提供良好培训的师范学校将对教育科学（复数形式）产生影响。

因此，1912年10月21日（据我们所知是第一次）在日内瓦成立了教育科学学院，后又命名为卢梭学院。根据该学院成立五十周年庆祝会的发言材料可知其研究纲要为：

阿尔弗雷德·比内（Alfred Binet）、西奥多尔·弗卢诺伊（Théodore Flournoy）、爱德华·克拉帕雷德是三位心理学教师。如果心理学真是一门“行为科学”，那它就不可能是“纯科学”。我们的研究最终都必须得出实际的结论，以帮助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知道怎样去做。只要是人类的后代，谁不需要这种对儿童、学生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帮助呢？

克拉帕雷德比任何人都理解他在他的表兄弟弗卢诺伊实验室所推崇的科学要完成的使命。克拉帕雷德也是个教师，他作为卢梭著作的一名读者，以新的方式向我们传递了《爱弥儿》（Emile）一书所包含的信息，并由此提出一项行动计划。人们只要研究童年时期就能发现教育科学（复数形式）的渊源。

研究儿童期在人类生命中的作用，这就是功能教育（functional education），从中可得到兴趣的规律和活动学校（active school）的规律。

研究儿童的发展，这就发展了发生心理学（genetic psychology），随之也发展了提供个别教育的学校。

研究每个儿童的特征，这是差别心理学（differential psychology），因而产生个别教学法。

研究落后儿童，这是儿童心理病理学（child psychopathology），从而产生落后儿童教育学。

最后，以科学观点研究教育问题，这就是实验心理学（experimental psychology）和教育学（pedagogics）。

皮埃尔·博韦（Pierre Bovet）是教育科学学院第一任院长（直至1944年）。整个教育科学院没有辜负克拉帕雷德的期望：“不懂就承认不懂，还要弄清为什么不懂，再努力找出怎样才能看懂的办法。”我们将会看到，即使人们对教育科学（复数形式）这个概念的理解和可扩展的范围还往往不是很清楚，但是这些科学已经存在，还有其特定的名称。因此，教育科学这一术语常常用复数表示（指这个术语用英文的复数形式，以下均译为“各门教育科学”——译者）。

第一次世界大战阻碍了教育领域的思想发展。但此后很快就出现了一批教育科学院，大学也有了相应的教育科学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现在我们可以更清楚地看到，这种发展趋势还在延续，而且是不可逆转的。我们希望下面介绍的思想能使读者接受上述观点。在教育科学的内容方面，我们仍须尽力避免模棱两可的解释。这是写本章第二部分的目的。

* * *

教育科学（无论是单数形式，还是复数形式）都是一个简单的术语，它在历史的一定时期，根据新的现实秩序，把

一系列教育思想重新安排成或多或少是协调的整体。事实上，人们长期以来就在谈论有关教育研究的问题。康德（Kant）在哥尼斯堡大学（Königsberg University）为他所在的系计划建立一所附属实验学校。在十八世纪末和十九世纪初，我们能看到后来称之为实验教育学的萌芽。看来，安东宁·库尔诺（Antonin Cournot, 1801—1877）是以下述说法来明确说明问题的先驱之一：“教育学与医学一样，我们并不严格局限于观察自行重复的现象。虽然人类的本性以及行为目的本身增加了实验的难度，但直接做实验还不是不可能的。”莫里斯·德贝斯（Maurice Debesse）在一篇很重要的文章中明确地指出，库尔诺是现代教育研究的权威性先驱，他坚决主张在研究中运用统计学。正如安托万·里昂（Antoine Leon）所评述的那样，可以认为库尔诺已预见到在下一世纪将会应用因素分析。在本世纪，比内、亨利（Henry）、西蒙（Simon）、多特朗斯（Dottrens）、拜斯（Buyse）、米亚拉雷（Mialaret）、邦布瓦尔（Bonboir）、德·兰德希尔（de Landsheere）、吕埃尔（Ruel）等人正步其后尘而运用统计学中的因素分析法，并强化了这种发展趋势。

本世纪初，比内对科学心理学和儿童心理学的发展做了很多工作。经过一个时期停顿（自比内逝世直到1910年皮亚杰到达日内瓦）之后，发生心理学经历了非凡的创新性转折。整个日内瓦学派可以证实这一点。最后，我们来听听卢梭的呼吁：“一开始就要更仔细地研究你们的学生，因为显而易见你们对他们一无所知。”玛丽亚·蒙台梭利（Maria Montessori）、奥维德·德克罗利（Ovide Decroly）和爱德华·克拉帕雷德证实了心理学与教育学之间有着相互联系（以各种不同的方法，但已超出本文的叙述范围）。新